



宋元通鑑

百十二之七

宋理宗



世二

特別
Y8
3719
32



U8 特
3719
32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二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

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

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

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

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

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宋紀理宗十

熙安石
祀

幸學

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
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爲
汝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
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夬講禮記大
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
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
學規賜焉 二月壬午喬行簡卒行簡字壽明婺州
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

錢時
吳如愚

王應麟

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
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卒年八十六謚文惠 三月趙
以夫罷 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芮爲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
辛巳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
月己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
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戊申賜
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太
白晝見嶼丙戌熒惑入氏 秋七月壬辰祈雨 蒙
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噶

蒙古瓦赤

親朝當罷兵至是轍以族子為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

蒙古窩闊台

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

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

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與都刺合

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

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肯

以孫失列門為嗣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

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

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蒙

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

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

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

陳隆之一門死節

元月里麻

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余天錫卒天錫字純父慶元昌國人先為史彌遠館客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理宗之立天錫寔始其事也 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詔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曆會要實錄 二月甲戌游侶罷知紹興府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院事別之傑僉書院事 以徐榮叟叅知政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戊主兵官不許失弃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

軍法

出處

琪曰是弃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
 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為幕長分及之樞
 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
 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
 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雨雹 五月戊申臺
 臣言知建寧府吳潛有三罪詔奪職 己酉趙葵罷
 知潭州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
 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
 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

徐榮叟

二都司恐不能周知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
 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
 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媪與嵩
 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
 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
 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定子尋
 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
 內實忌之勸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
 寺丞姚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
 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姚希得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五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其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

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

一言重於九鼎

鄧淳李海

王温等死戰

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徃徃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秋七月辛巳朔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八月丁卯詔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撻扒店之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九月庚辰朔日食癸巳詔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温等二十四人

戰天長縣東衆寡不敵皆沒于陣贈温武翼大夫吉州刺史其子興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冬十月乙丑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州守杜寔弃城遁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母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巳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膳求直言十二月巳未詔通州守臣杜寔兵至弃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巳奪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別之傑罷壬戌太白晝見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

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叅知政事 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蘄州人初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

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餘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慄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

綱。蜀日益壞。玠入蜀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瑛。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

推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瑛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率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彭大雅
築重慶城

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嗣是有彭大雅守之。乃築重慶城。以禦利。闔蔽夔峽。為蜀之根柢。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為四川制置。

妙

楚材義折
蒙古后乃
馬真氏

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胃。前程遠大。已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捷。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三月丁丑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輿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輿都刺合蠻所建白
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
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諧
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
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
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
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
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

廣寧王謚文正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
以南非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
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
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
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爲多。至是，闕端承制拜世顯
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
順鎮戎原階城岷壘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
爲總帥，將兵從入蜀。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

王與之

楊世安

所著周禮訂議補下州文學 秋七月壬辰四川判
司言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
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
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八月癸亥詔福州延祥菽蘆
兩砦併置武濟水軍 閏月壬寅太白填星合于翼
九月壬申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 冬十月丙戌
太白入于氏 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
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奸深擅權帝不
聽而論者益衆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三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
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
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
正僉書院事範因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
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弃官去至是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不肩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樁庫緡錢各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爲義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 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留夢炎

徐霖

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第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言其奸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秋七月己亥朔。祈雨。乙卯。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甲子。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

蒙古忽必烈

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壬辰太白晝見 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泯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爲僧。往來雲中。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

黃愷伯金
九萬孫翼
鳳

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邸以承顧問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關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

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四
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

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

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

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

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
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
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
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
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
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奸臣以司喉舌謂
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
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
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
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

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
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
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
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
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
德開創之初勝非勝非亦可議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
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
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
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
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

此例甚正
此獄甚不

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
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
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
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
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
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
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
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
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
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

相

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
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
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
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
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
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爲夷
矣。惟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
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
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
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

翁日善劉
時舉王元
野黃道

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管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

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炳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隨其機竄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評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

張蟠
劉漢炳
趙與權

與衰

學九士扣關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

盧鉞

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篋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

言事之多
至武學生
亦侃侃益
微好學重
儒之報

城門開言
路閉城門
閉言路開
丞相入諸
生出諸生
出丞相入
絕對

何負於國。遽懼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
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
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
釐為四學。彳彳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
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
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
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
替鄭僑且謂毀投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
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
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暖。忍貪周粟之羞。相

徐元杰

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
盡削遊士藉。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
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
命大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
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
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
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
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
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
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

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

吳淵

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以吳淵爲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縈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

鄭家

江萬里

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家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贊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親賜御札。

盛舉

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而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

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

江防政事

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翔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贗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

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昇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惟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由復生。桑孔繼出。能為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

以言擢

羊洪

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垂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嗛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擢翰林學士。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羊洪各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没人。具姓名。贈恤。三

三大臣暴卒
瑋卿暴卒

月庚子詔嚴賊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
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夏
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
惜其入相未久也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
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
備捍禦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
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
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
生相繼伏闕上言咎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

瑋卿

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
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
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
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
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
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
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瑋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
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
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有之。丁艱未幾而逮，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墮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

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庸，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獲，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盡

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

弟鍾

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奸未竄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出爲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同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

何震堦石
碩守死節

權成都府馬有碩權漢州王驤權成都縣楊允權資
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靄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 十
二月巳卯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
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為右補闕元鳳上疏
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
術人以為格言

程元鳳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凡七年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 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秘書省正

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
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
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
決精稜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

以言遷官

通鑑卷一百十四

宋元通鑑卷一百十四

十一

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 置國用所命趙與
憲為提領官 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侶與鍾並相
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 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瑗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其所欲言者以聞 閏月戊戌
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
將士陣亡者眾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
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

胡瑗
呂燾
蔡模

汪懷忠

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
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 壬子以陳鞞參知政事乙卯臺臣
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
罷宮觀 秋七月壬戌泉州飢州民謝應瑞自出私
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眾詔補進義校
尉 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月己酉賜文士劉
克莊進士出身以為秘書少監國史編修尋兼崇政

謝應瑞

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癸酉孟珙卒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慚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冬十月乙未填星歲星熒惑合于亢巳酉太白入氐 十一月辛巳詔北兵入蜀前制置使陳隆之闔家罹害死不易節其

謝方叔

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

限田

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率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

章瑛
李昂英
黃師雍

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二月乙未。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

春秋作而
罪臣賊子
懼信然

天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蒙古萬戶寇京湖江淮之境。攻廂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問者。絀逐非才。收召眾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鑑。久俘于北。數遣蠟書。謀報邊事。今遂生還。可改朝奉郎。

周子鑑

蒙古張文謙

優與升擢。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自文謙發之。三月庚午。祈雨。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家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

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宋紀 理宗十二 五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紀
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案尤無恥。請先罷斥案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鞞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鞞兼知潭州。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銀五十萬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五月壬申以吳潛兼權參知政事。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汪立信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月乙丑吳潛罷丁卯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家同僉書樞密院事。八月甲申鄭家罷。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冬十

黃端卿

程九萬

月巳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頒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
曠職匿過十弊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為柳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
郎

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洎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 乙未福州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勅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三月蒙

古主貴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番回

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為樞

密使 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叅知政事應係同知

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

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 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啓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

公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
官不分收 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
幼局收養遺棄嬰兒 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
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
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潮州尤可
紀也 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
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為相直清守法重
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
相趙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
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三
月癸未以賈似道為京湖安撫制置大使 夏四月
壬寅朔日食 五月陳韓罷 六月丙寅詔邊郡各
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
守臣春秋致祭 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 八
月己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簧鼓是
非為覆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節帖即精
採之名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
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
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冬十一
月癸未應劭罷 十二月己亥以吳潛同知樞密院
事徐清叟僉書院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
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居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
言而自解因罷為醴泉觀使 庚寅以賈似道為兩
湘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己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

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

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

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

堡邊境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

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

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蒙古憲宗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

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王牒

通鑑卷三百四十一
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潛入對
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
但倉廩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
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
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
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
甲子余玠奏進北馬五百詔立功將士趣上姓名推
恩 高達帶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屯戍軍馬
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

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
東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
遣使者在坐曰晉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
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
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
諸弟心不能平蒙古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
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元
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

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
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
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
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
弊為條三十忽必烈竒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
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
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
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

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衝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
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
惠敦族簡賢緩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
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
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
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
道議七千餘言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

樓昉

林光世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 辛亥
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
禮津遣赴闕 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氏 十一月
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克醴泉觀使奉朝
請 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
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立焉其再相則年
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萌進為世所
少 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兼樞
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諠傳麻

牟子才

制已下眾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
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詔牟子才還朝子
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
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開端取漢上
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
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

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

蒙古屯田

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

貧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

殺劉福

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

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

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

亦貴用事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

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

結人心

楊懋卿

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

卓異詔旌其門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

復蠲賦稅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

將士連日拒戰却之蒙古城沔州蒙古主蒙哥以

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

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

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並賜死禁

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

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六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劔

馬榮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賑之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奸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

事

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紀
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爲
寶祐元年。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
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修
渠堰。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
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十
一月庚寅吳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

俞興元用

湯漢

提舉洞霄宮。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
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
就早朝面奏。以湯漢爲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
事其略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
怒妖稜陰診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
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
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可復以
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爲大

奎

楊文仲
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闈極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
之使言時爭傳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爲皇

子改名禔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爲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封進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賊窟

高達

金起手多
殺伐事元
起手多耕
屯事

謝枋得

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
定元年進士歷參知政事贈少師祿祿庸人無所建
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乙亥賜禮
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
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
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弃去 五月甲午召余
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
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
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

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
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
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
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
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
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
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
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
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

楊成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
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
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
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
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
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
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
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
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
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

玠失處置

朋謀陷將

方叔清叟
不終

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
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
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
且旦夕有變又陰啖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
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
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
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
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
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

張實

王惟忠
朱文炳

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蒙古伐西域 秋七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齋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

之

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

兀良合台

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有差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
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檝
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
弱國政皆決于高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
城張文謙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
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
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
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唃火脫懼而出降
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

與楚材同

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為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詔太常釐正秦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

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迪功郎本州教授 余

玠入便草如此

晦遣都統其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王堅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為蒙古所據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 三

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 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閒田

可畏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 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

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判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己酉

失刑

詔買似道開闢以樞密行府為名 八月乙亥詔以
 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
 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
 獄戊戌籍王惟忠家財 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
 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 丁酉追削
 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
 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
 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

蒙古廉希憲

政事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
 之日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
 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
 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
 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
 強扶弱摘伏擢奸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
 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
 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
 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
 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

蒙古運儲

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
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竒技獻笑媒汗清
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
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
大夫士大夫不廉賤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
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

范昭德

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二月蒙古侵

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
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
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
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
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
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
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母
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

蒙古言衡

心有主直
不仕元

竇默

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
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
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
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
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
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
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
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
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弃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三月以王埜僉書樞密院事己未
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爲
福建安撫使。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
申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以宦者董宋
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洪天錫

亦失引君
之術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六月以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壻黃綠間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臣

闔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奸賊之老吏逃逋之渠兇一窟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役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

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 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也 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 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贊決非兵方入唐州

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來為國家患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大方病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六 起丙辰至戊午凡三年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辛亥以吳淵為京湖制置

使兼夔路策應便宜行事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

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收秩親民官以蒲擇之

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

孫子秀

文天祥

州 坊得守信

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一策以志勤道遠為問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府教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打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

董觀

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 六月右丞相董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

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閩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蒿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

逐相

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左司郎官陳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

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

陳宗禮

天俊調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
三
芻蹊曲逕類引貪濁。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
舟師連與蒙古兵戰邽之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僉書樞密院事 九
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
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
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
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
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為

朱熠

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
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克上用足而下
不匱矣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
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
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
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室墨勅之門而
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
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
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
以桓州東灤水井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

畢名曰開平既而升為上郡以燕為中都 冬十一月戊戌京湖關臣繼上戰功詔曰蜀懼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 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于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以聞 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閻妃怙寵木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

罷輒擅去國奪職奉祠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繁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塲錢繁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賄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為寧遠軍節度使京湖宣撫使兼夔路策應大使以賈似道知樞密院事仍督兵召荆湖制置使吳淵參知政事未至卒淵字道父宣州人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嘉定七年進士有才略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一
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數諫止之所著有易解 蒙古或進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聽之遂遣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

蒙古董文蔚旣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四川嘉定上戰功以賈似道爲兩淮安撫使 夏四月己酉以呂文德知靖州 五月丁卯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祈雨 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

高達

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昃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七月丙辰祈雨戊午雨已未太白晝見丁卯有流星大如桃棗星出東方 蒙古主駐蹕于軍腦兒醜馬乳祭天以駙馬刺真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幹羅思仍賜馬三百羊五千詔出師南征 八月庚子以張礪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巳酉史嵩之卒嵩之字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而肺肝如見終不爲公論所容初謚忠簡改謚莊肅

徐直方

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蓋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金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 回鶻以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獻于蒙古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

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冬十月丁酉。以林存僉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節制廣南。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十二月壬午。李曾伯依舊湖南安撫使。兼廣南制置使。移司靜江府。

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光祖為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蒙古紐璘將前軍。

蒙古紐璘

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郭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千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三月戊辰。以馬

旭烈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甲戌詔湖北提點刑獄文
復之移司江陵兼荆湖制司參議官 夏四月乙巳
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
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
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僉書院事 蒙古子阿速
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
者斬之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
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
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秋七月甲戌詔前福建
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鑄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

李曾伯

懲貪吏 八月癸卯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

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冬十月丙子朔

詔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

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是月紐璘聞其主次漢中

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

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

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所戰敗蒙

楊立張實
死守

王佐死戰

施擇善死節

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巳酉林存罷知建寧府 壬子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焯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卯蒙古將李璫陷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昌鏐戰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 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 庚辰蒙

侯昌鏐死戰

馬光祖

向士璧

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 丁亥向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于房州敗之詔士璧光祖各進一秩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闔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

趙廣死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
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
為都元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七 巳未一年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

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

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歆

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

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徐宗仁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士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玘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關，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

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

生氣不報。巴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丁卯，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闔蓬、廣安守將相繼納降。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二

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三十萬，助邊用。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北，辛酉雨土。」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致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五月乙卯，達州上

段元鑑
楊禮

王堅
力戰

呂文德戰功詔遷補有功將士 辛未以婺州大水發義倉賑之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艤艘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臣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

蒙古王維
中

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櫂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理躡躒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蒐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

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管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管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

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其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

董文炳

文用
又忠

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艫舂鼓擢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庚申以戴慶炳僉書樞密院事是日下詔責已勉諭諸閫進兵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

陳元桂死
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
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無解于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四冬十月辛未朔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洪芹

朱魏孫

饒虎臣

御史朱魏孫等相繼論大全奸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壬申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奸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媮阿諂媚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尊沓國事日

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篋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其爲之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報。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犯顏敢諫
起手

張勝

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勳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
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
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
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
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誦事似道使人訶曰宣
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
關白似道由是啣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
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
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呂文德不
終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
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
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
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
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十二月
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
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
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
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

似道私和

阮思聰

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
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
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
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
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
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
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
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
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

蒙古自願
歸何功之
爲

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
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
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
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
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辛亥改明年元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
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

王輔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祐師五百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
鐵赤將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王輔祐

